

石僻通雲開錦繡
珠玑隔水奏笙簧
辛酉八月忠山道中
寫所見因補而命
高仕陵詩意主筆



董其昌山水

序

有明一代書畫之學。董宗伯實集其大成。後之有志斯道者。未嘗不希慕之。而百年以來。求其登堂入室者。曾不一二見。豈造極者固不可學而至歟。抑雖欲學之。有不得其門而入者歟。天下之物。聚於所好。而尤必得於有力。宗伯之書畫。不患其不知好也。歷年既多。傳者益少。片紙寸楮。珍逾拱璧。學士大夫。已苦購覓之難。况寒素乎。以故得之之人。與學之之人。勢常兩不相值。苟必得真蹟臨仿。以爲入門之階。其道將奚從哉。雖然。宗伯之所以傳者。有蹟焉。有法焉。蹟者神妙於法之中。法者流通於蹟之外。斯其故宗伯蓋嘗論之。乃近日容臺一集。宗伯詩文璨然大備。而獨於論書畫之旨。闕焉未載。是於世之欲學宗伯者。不特苦於蹟之難見。弁其法亦無由得聞也。不亦一大憾事歟。予家向藏畫禪室隨筆二帙。係楊子無補所輯。其中詳言書畫之旨。而歸其要曰。用筆。運墨。噫。盡之矣。夫求法於蹟之中。則有一蹟必有一法。錯綜變化。出奇無窮。閱者驚心動魄。未免等於望洋之歎。若通法於蹟之外。則知何以用筆。何以運墨。舉凡山川流峙。草木榮枯。隨見隨聞。恍乎若遇。無在非法。即無在非蹟矣。且此四言者。豈直可以盡宗伯之妙哉。由書而言。則進而蘇黃米蔡。再進而歐虞褚薛。其書同。其法亦同。由畫而言。則進而王吳倪黃。再進而荆關董巨。其畫同。其法應無不同。然則世之學宗伯者。誠由是四言以求之。且可上下千古。又何

宗伯之不可學乎。

康熙庚子小春下浣恒山梁穆敬仲甫序

目次

論用筆	一
評法書	三
跋自書	九
評舊帖	二五
畫訣	三四
畫源	三九
題自畫	四七
評舊畫	五六
記事	六〇
記遊	六三
評詩	六四
評文	六七
雜言上	七一
雜言下	七五
楚中隨筆	七八
禪說	八〇

畫禪室隨筆

董其昌著

論用筆

米海嶽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之呪也。然須結字得勢。海嶽自謂集古字。蓋於結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耳。學米畫者。惟吳琬絕肖。黃華樗寮。一支半節。雖虎兒亦不似也。

作書所最忌者。位置等勻。且如一字中。須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處。王大夫之書。從無左右並頭者。右軍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米元章謂大年千文。觀其有偏側之勢。出一二王外。此皆言布置不當平勻。當長短錯綜。疎密相間也。

作書之法。在能收縱。又能攢捉。每一字中。失此兩竅。便如晝夜獨行。全是魔道矣。

余嘗題永師千文後曰。作書須提得筆起。自爲起。自爲結。不可信筆。後代人作書。皆信筆耳。信筆二字。最當玩味。吾所云須懸腕。須正鋒者。皆爲破信筆之病也。東坡書筆俱重落。米襄陽謂之畫字。此言有信筆處耳。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

捉筆時。須定宗旨。若泛泛塗抹。書道不成形像。用筆使人望而知其爲某書。不嫌說定法也。

作書最要泯沒稜痕。不使筆筆在。絕素成板。刻椽。東坡詩論書法云。天真爛漫。是吾師。此一句。丹髓也。

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而無化境矣。

顏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遂以墨猪當之。皆成偃筆。凝人前不得說夢。欲知屋漏痕。折釵股。於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

藥山看經曰。圖取遮眼。若汝曹看牛皮也。須穿。今人看古帖。皆穿牛皮之喻也。古人神氣淋漓。翰墨間。妙處在隨意所如。自成體勢。故爲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書。謂說定法也。

予學書二十年。悟得書法。而不能實證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處耳。過此關。卽右軍父子。亦無奈何也。轉左側右。乃右軍字勢。所謂跡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

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爲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爲宗。餘俱不必學。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爲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門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迹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柳下惠者。恭之。余學書三十年。見此意耳。

字之巧處在用筆。尤在用墨。然非多見古人真蹟。不足與語此竅也。

發筆處便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傳語。蓋用筆之難。難在遒勁。而遒勁非是怒筆。木強之謂。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須悟後始肯余言也。

用墨須使有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穢肥。肥則大惡道矣。

作書須提得筆起。不可信筆。蓋信筆則其波畫皆無力。提得筆起。則一束處。皆有主宰。轉束二字。書家妙訣也。今人只是筆作主。未嘗運筆。

書楷當以黃庭懷素爲宗。不可得則宗女史箴。行書以米元章顏魯公爲宗。草以十七帖爲宗。

評法書

余十七歲時學書。初學顏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鍾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宋人。乃得其解處。

文待詔學智永千文。盡態極妍。則有之。得神得髓。概乎其未有聞也。嘗見吳興臨智永故當勝。

趙吳興跋蘭亭序云。與丙舍帖絕相似。丙舍乃鍾元常書。世所傳者右軍臨本耳。

東坡先生書。深得徐季海骨力。此爲文湖州泮嶼詩帖。余少時學之。今猶能寫。或微有合處耳。

米元章嘗奉道君詔。作小楷千字。欲如黃庭體。米自跋云。少學顏行。至於

小楷了不留意。蓋宋人書多以平原爲宗。如山谷東坡是也。惟蔡君謨少變耳。吾嘗評米書以爲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山谷直以品勝。然非專門名家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予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顛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揚景度書。自顏尙書懷素得筆。而益爲奇怪。無五代衰繭之氣。宋蘇黃米皆宗之。書譜曰。既得正平。須追險絕。景度之謂也。

古人論書以章法爲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余見米癡小楷。作西園雅集圖記。是統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軍蘭亭。敘章法爲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爲神品也。

素師書本畫法。類儉巨然。巨然爲北苑。疏亞素師。則張長史後一人也。高閑而下。益趨俗怪。不復存山陰矩度矣。

蘭亭出唐名賢手摹。各參雜自家習氣。歐之肥。褚之瘦。於右軍本來面目。不無增損。政如仁智自生妄見耳。此定本從真蹟摹取。心眼相印。可以稱量諸家襖帖。乃神物也。

晉唐人結字。須一一錄出。時常參取此最關要。吾鄉陸儼山先生作書。雖率爾應酬。皆不苟且。常曰。卽此便是寫字時。須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

作書不能不揀擇。或閑窗遊戲。都有着精神處。惟應酬作答。皆率易苟完。此最是病。今後遇筆研。便當起矜莊想。古人無一筆不怕千載。後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未有精神不在傳遠。而佻能不朽者也。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先是吾家仲子伯長名。伯長與余同試於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書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爲唐書不如晉魏。遂做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喆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游嘉興。得盡觀項子京家藏真蹟。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譬如香巖和尚。一經洞山問倒。願一生做粥飯僧。余亦願焚筆研矣。然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浪書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何況學道乎。

吾鄉陸官詹。以書名家。雖率爾作應酬字。俱不苟且。曰。卽此便是學字。何得放過。陸公書類趙吳興。實從北海有入。客每稱公似趙者。曰。吾與趙同學李北海耳。

吾鄉莫中江方伯。書學右軍。自謂得之聖教序。然與聖教序體小異。其沉着逼古處。當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予每詢其所由。公謙遜不肯應。及余己卯試留都。見王右軍官奴帖真跡。儼然莫公書。始知公深於二王。其子

雲卿亦工書。

書家有自神其說。以右軍感胎。似傳筆法。大令得白雲先生口授者。此皆妄人附託語。天上雖有神仙。能知羲獻爲誰乎。

臣純陽書。爲神仙中表表者。今所見若東老詩。乃類張長史。又云題黃鶴樓似李北海。仙書尙以名家爲師如此。孫虔禮曰。妙擬神仙。余謂實過之。無不及也。昔人以翰墨爲不朽事。然亦有遇不遇。有最下最傳者。有勤一生而學之。異世不聞聲響者。有爲後人相傾。餘子悠悠。隨巨子譏評。以致聲價頓減者。有經名人表章。一時慕效。大擅墨池之譽者。此亦有運命存焉。總之欲造極處。使精神不可磨沒。所謂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何獨書道。凡事皆爾。

趙吳與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否則紙成堆。筆成塚。終落狐禪耳。

米元章云。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乃其收王略帖。何珍重如是。又云見文皇真跡。使人氣懾。不能臨寫。真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後。未有能過元章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曰。今人去古遠矣。余嘗見趙吳興作米書一册。在吏部司務蔣行義家。頗得襄陽法。今海內能爲襄陽書者絕少。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誠子孫相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遇元章。元章自任腕有羲之鬼。不復讓也。

萬曆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

芾文賦以自隨。予聞之中書舍人趙士禎言如此。因攷右軍會書文賦。崑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趙榮祿書耳。

以平原爭坐位帖求蘇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寫爭坐位帖也。

晉宋人書。但以風流勝。不爲無法。而妙處不在法。至唐人始專以法爲蹊徑。而盡態極妍矣。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行家。今爲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僅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爲項德新所藏。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揚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能解也。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予得揚公游仙詩。曰。益習之。

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之習。五代時少師特近之。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大慧禪師論叅禪云。譬如有人具萬萬貫。吾皆籍沒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振子。米元章云。如撐急水艤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欲離者。非歐虞褚薛諸名家伎倆。直欲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比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

始露全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與未夢見在。余此語悟之楞嚴八還義。明還日月，暗還虛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然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甲寅二月。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剗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卽功力可知。思陵運筆，全自玉潤帖中來。學禊帖者，參取。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會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趨右軍也。

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於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繼響。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爲吳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時之標，然欲突過二沈，未能也。以空疎無實際故。余書則並去諸君子而自快，不欲爭也。以待知書者品之。（此則論雲間書派）

余性好書，而懶於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爲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且，亦不免爲名使耳。

吾書無所不臨仿。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拈筆。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蹤晉宋。斷不在善人後乘也。

跋自書

臨官奴帖後

右軍官奴帖。事五斗米道上章語也。己卯秋。余試留都。見真蹟。蓋唐冷金牋摹者。爲閣筆不書者二年。此帖後歸婁江王元美。予於己丑詢之。王澹生。則已贈新都許少保矣。此帖類楔紋。因背臨及之。

臨洛神賦後

大令洛神賦真蹟。元時猶在趙子昂家。今雖宋搨。不復見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金舊迹。余見之。構李項氏。遂師其意。試朝鮮鼠鬚筆。

書羅語題尾

樂志論與羅氏此篇。實山居之人所自寬語。余數書之。亦如歸去來辭。以志吾樂耳。

書樂志論題尾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子瞻似之。非也。子瞻多偃筆。季海藏鋒。正書欲透紙背。安得同論。此書頗似之。

書酒德頌題尾

跋自書

伯倫善閉關。雖沉痾自有韜世之致。故得與嵇阮輩並稱。余飲不能三酌。而書此頌。又自笑也。

臨顏平原誥書後

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顏魯公爲禮部尙書。猶書朱巨川誥。如近世之埋誌。非藉手宗工。以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國朝制誥。乃使中書舍人爲之寫軸。而書法一本沈度。妄立綱。何能傳後。予兩掌制詞。及先太史誥。欲自書之。忽有非時之命。持節長沙。封吉藩。頌誥之時。王程於邁。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因臨顏帖。爲之慨然。

臨顏書後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觚稜斬截爲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余此書竊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臨天馬賦書後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爲肇窠大字。後題云。爲平海大師書。後園水丘公觀。特爲雄傑。在嘉禾黃履常叅政家。一爲檢討王履泰藏。乃彷彿顏平原爭坐帖。一在吾鄉宋叅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一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吳本多枯筆。別自一種米書。然皆真跡也。米賦材乃強弩之末。而子瞻稱其寶月賦。以爲知元章不盡。乃會無一本傳世何也。因背臨及之。

臨懷素帖書尾

懷素自敘帖真蹟。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衣家。朱得之內府。蓋嚴分宜物。沒入大內。後給侯伯爲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吳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詔會摹刻。停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在樞李獲見真本。年來亦屢得懷素它草書鑒賞之。唯此爲最。本朝學素書者。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斑。然狂恠怒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元之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爲旨。人目之爲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本。因識之。

自書卷後

此余壬辰北上時。在廣陵舟中書也。丙申除夕。清臣復持至齋中。余重展之。因念古人書與年俱老。今去壬辰又七年矣。無能多勝於曩時。深以爲媿。

酣古齋帖跋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之。古之成書者。欲後天地而出。其持重如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一一摹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爲行世。予甚懼也。雖然。予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爲書各體。以副清臣之請。

書大江東詞題尾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時余門下徐暘華爲黃岡令。請

余大書東坡此辭曰。且勒之赤壁。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壁詩。爲吾松赤壁解嘲。已余兩被朝命。皆在黃武閒。覽古懷賢。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因書此詞識之。

題卷後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頭雞毛筆書此篇。迅疾如追風逐電。略無凝滯。皆是顏尙書米漫士書法得來。書家當有知者。

臨懷素真蹟跋後

藏真書。余所見有枯筍帖。食魚帖。天姥險。冬熱帖。皆真蹟。以澹古爲宗。徒求之豪蕩奇怪者。皆不具魯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吁。此素師之衣鉢。學書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

書荆公詞題尾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狐精也。其推服若此。米元章又稱荆公書絕似五代楊少師。蘇之詞。米之書。皆橫絕千古。獨不敢傲介甫。此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耶。

臨禊帖題後

蘭亭敘最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禊帖考。尙有以草體當之者。政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款乎。

又

趙文敏臨禊帖。無慮數百本。卽余所見。亦至夥矣。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人處。蓋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師。余則欲絕肖。此爲異耳。

書自敘帖題後

米元章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於蘭亭。爲唐賢秀穎第一。此本蓋其衣鉢也。摹授清臣。清臣其寶之。余素臨懷素自敘帖。皆以大令筆意求之。時有似者。近來解大紳豐考功。狂恠怒張絕去此血脈。遂累及素師。所謂從旁門入者。不是家珍。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也。

書後赤壁賦跋

余三見子瞻自書赤壁賦。一在構李黃承玄家。一在江西楊寅秋家。一在楚中何宇度家。皆從都下借臨。黃卷有子瞻跋尤勝。然皆前賦也。後赤壁則惟趙子昂有石本。又思陵嘗書之。夏禹玉爲補圖。亦在楊寅秋家。因書後赤壁賦。弁記於此。

書陶詩跋後

陶靖節詩。儲光羲之源委也。韋司直亦其耳孫乎。東坡和陶。雖極力摹擬。然禪家所謂夾帶有之矣。東坡像太白淵明皆相似。

書小楷冊題後

小楷書乃致難。自臨帖者只在形骸。去之益遠。當由未見古人真蹟。自隔

神化耳。宋時唯米芾有解。至今如阿闍一見也。

書雪賦題後

客有持趙文敏書雪賦見示者。余愛其筆法逾麗。有黃庭樂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爲競賞。恐文徵仲瞠乎若后矣。遂自書一篇。意欲與異趣。令人望而知爲吾家書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吾。又云。恨右軍無臣法。此則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

書各體卷題後

此余在長安呵凍手書。及還山舟中待放闌。稍遣永晝者。清臣爲沃而裝。池。及自披之。頗似五技窮鼠耳。若曰殉知之合。則吾豈敢。

臨四家尺牘跋尾

余嘗臨米襄陽書。於蔡忠惠。黃山谷。趙文敏。非所好也。今日展法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似。又及蘇文忠。亦予所習也。元人作書經。以蘇文忠。趙文敏爲得二王法。不及米漫士。其持論如此。未省所謂。

臨柳禊帖題

柳誠懸書蘭亭。不落右軍蘭亭敘筆墨蹊徑。古人有此眼目。故能名家。

書雪浪齋銘題後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唯俗便不可醫。子瞻自是千載人。觀其與李伯時。王定國。諸公。賞會翰墨。自謂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卽雪浪以百二十千購之。所至故無一椽也。元龍百尺樓下物。政當媿死。何

置喙哉。

補龍井記書後

秦太虛撰龍井記。真稱蘇家勝友。元章此碑。絕得李括州三昧。惜多殘缺。余爲補之。然聞趙吳興。曾欲補米書數行。一再易之。皆不相似。曰。今人去古遠矣。則余其有續貂之媿也夫。

臨顏帖跋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云。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爲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諸公書。稍乏骨氣耳。燈下爲此。都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卽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真乎。題以志吾媿。

又

臨顏太師明遠帖五百本。後方有少分相應。米元章趙子昂。止撮其勝會。遂在門外。如化城鹿車。未了事耳。

臨十三行跋

此韓宗伯家藏子敬洛神十三行真跡。予以閏三月十一日登舟。以初入日借臨。是日也。友人攜酒過。余旅舍者甚多。余以琴棋諸品分曹款之。因得閒身做此帖。既成。具得其肉。所乏神采。亦不足異也。

又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賦。稱爲子敬非也。此李龍眠書。宣和譜所云。出入魏晉不虛耳。又龍眠摹古。則用絹素。洛神卷是絹本。或唐人書。李臨做之。乃爾逾雋耶。要須以十三行帖稱量之。

書月賦後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做黃庭作千文一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妍媚飛動取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唐宋皆不如也。蓋謂楷書得黃庭樂毅論法。吳興爲多。要亦有刻畫處。余稍及吳興。而出入子敬。同能不如獨勝。余於吳興是也。

又

余少時爲小楷。刻畫世所傳黃庭經東方贊。後見晉唐人真蹟。乃知古人用筆之妙。殊非石本所能傳。既折衷王子敬顧愷之。自成一派。因觀昔年書月賦漫題。

臨楊少師帖跋後

楊少師步虛詞帖。卽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窈窕簡澹。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未得一斑。

題禮觀音文

余書此文。意欲擬虞永興。歐陽率更。自愧無出藍之能耳。趙吳興云。永興書唯枕臥帖清峭。有晉人韻。使余得見之。書道必不止此。

臨顏書題後

顏平原爭坐帖。與祭季明文。唐時林藻師之。楊景度蔡端明。皆具有一體。余此書。頗似類顏。具眼者謂何。

又

右顏平原書。絳州帖所刻。蓋師陶貞白鶴銘。小異平日學右軍書者。黃魯直宗之。

題自書古詩卷尾

今日臨古詩數首。俱不入晉人室。唯顏平原虞永興楊少師三家。差不媿耳。時乙巳正月十九日。爲余懸弧辰也。

題爭坐位帖後

爭坐位帖。宋蘇黃米蔡四家書皆仿之。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於法度。惟魯公天真爛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爲宋一代書家淵源。余以陝本漫漶。乃摹此宋搨精好者。刻之戲鵝堂中。

臨褚遂良西昇經跋

褚遂良西昇經。與淳熙祕閣續帖所刻黃庭經。同一筆法。真蹟昔藏新都殷尚書家。余在長安會於殷叅軍。見之。永嘉王中舍。爲吳太學手摹一本。不差毫髮。後歸武林洪黃門。黃門以余寫法華經。字形相等。遂以贈余。且曰。子臨百本。使馬骨追風。畫龍行雨。方以一本見酬。余茫然未知何時得慰其意。

臨王右軍曹娥碑跋

跋自書

余爲庶常時。館師韓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跡。絹本。示余。乃宋德壽殿題元文宗命柯九思鑒定書畫。賜以此卷。趙孟頫跋。記其事甚詳。且云。見此如岳陽樓親聽仙人吹笛。可以權衡天下之書矣。當時以館師嚴重。不敢借摹。亦逾做難摹。略可彷彿於非煙非霧間耳。因書曹娥碑識之。

臨內景黃庭跋

內景經。全在筆墨畦徑之外。其爲六朝人得意書無疑。今人作書。只信筆爲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真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臨襖帖跋後

余書蘭亭。皆以意背臨。未嘗對古刻。一似撫無琴絃者。覺尤延之諸君子葛藤多事耳。

臨楊少師書後

余以意做楊少師書。書山陽此論。雖不盡似。略得其破方爲圓。削繁爲簡之意。蓋與趙集賢書。如甘草甘遂之相反。亦教外別傳也。

書養生論跋後

東坡先生數書嵇叔夜養生論。憂患之餘。有意於道言如此。它日又曰。長生未能學。且學長不死。洪覺範妙覺禪師。謂其多生般若種子深固。又進於所謂養生者。要以忠孝文章節義如公。升天成佛。俱是探囊取物。其入識田中。自具兩家種子。循業發現。不學而能也。因書此論及之。

臨趙松雪書跋後

婁水王奉常家藏趙吳興詩帖致佳。余從高仲舉見之。把玩移日。舟行閒適。漫臨一過。余素不爲吳興書。略得形模耳。聞吳興臨米元章壯懷賦數行。輒復自廢。余以俟它人覆醬瓿也。

書琵琶行題後

白香山深於禪理。以無心道人作此有情癡語。幾所謂木人見花鳥者耶。山谷爲小詞。而禪德訶之。謂不止落驢胎馬腹。則慧業綺語。猶當懺悔在。余書此歌。用米襄陽楷法。兼撥鐃意。欲與艷詞相稱。乃安得大珠小珠。落研池也。

書別賦題後

陸魯望詩云。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仗劍對尊酒。恥爲游子顏。蓋反文通此賦。如子雲反騷。惜江令少此一轉耳。

書褚登善千文題後

義陽吳光祿丞徽如。寄褚登善千文示余。披賞數日。風雨如晦。泓穎久廢。朝來始見霽色。偶然欲書。爲竟此卷。觀者必訝爲余本家筆。安在也。

書古尺牘題後

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米南宮語也。時一爲之。以斂浮氣。竟此紙凡十起對客。信乎孫虔禮所云神怡務閑之難也。

書圓通偈後

以虞伯施廟堂碑法書此偈。貞觀時。楞嚴猶未經翻譯。永興破邪論。亦世諦流布耳。顏魯公頗事道言。李北海但作碑板。懷素著袈裟。犯飲酒戒。草書狂縱。不足與寫經手校量功德。唐世書學甚盛。皆不爲釋典所用。梁蕭房融。其書不稱。惟裴休深於內典。兼臨池之能。淳熙帖所刻是已。至宋蘇黃兩公。大以翰墨爲佛事。宋人書不及唐。其深心般若。故當勝也。余早歲習耳根圓通。每書之。幾所謂一舉一回新者。

臨坐位帖題後

新都汪太學孺仲。以宋搨爭坐位帖見示。神采奕奕。字形較陝刻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訛字。乃知是米海岳所臨。米嘗自記有臨爭坐帖在浙中。此殆其真跡入石者耶。

題楷書雪賦後

楷書以智永千文爲宗。極虞永興其一變耳。文徵仲學千文。得其姿媚。予以虞書入永書。爲此一家筆法。若退穎滿五麓。未必不合符前人。顧經歲不能成千字卷冊。何稱習者之門。自分與此道遠矣。

臨鍾紹京書跋後

右鍾紹京書遁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璽宋徽宗標識。倪元鎮家藏。有示鎮跋語。筆法精妙。迴腕藏鋒。得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余從真蹟臨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此可以意求耳。

臨虞永興書跋後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
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刻以
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臨海岳千文跋後

米海岳行草書傳於世間。與晉人幾爭道馳矣。顧其平生所自負者爲小
楷。貴重不肯多寫。以故罕見其蹟。予游京師。會得鑒李伯時西園雅集圖。
有米南宮蠅頭題跋。最似蘭亭筆法。己丑四月。又從唐完初獲借此千文。
臨成副本。稍具優孟衣冠。大都海岳此帖。全做褚河南哀册枯樹賦。間入
歐陽率更。不使一實筆。所謂無往不收。蓋曲盡其趣。恐真本既與余遠。便
欲忘其書意。聊識之於紙尾。此余己丑所臨也。今又十年所矣。筆法似
昔。未有增長。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展卷太息。不止書道也。戊戌四月
三日。

臨十七帖書後

十七帖硬黃本。宋時魏泰家藏。淳熙祕閣續帖亦有刻。予在都下。友人汝
陽王思延得硬黃本。會借臨一卷。已於濟南邢子愿閣卿見所刻石。卽王
本也。余以臨卷質之。子愿謬稱合作。第謂趙吳與臨十七帖。流落人間。當
不下數十本。請多爲之足傳耳。余自是時寫此帖。以賴故。終不能多也。

臨洛神賦書後

樂毅論乃扇書。後人又以爲右軍自書刻石。梁世所摹。與唐摹字形各異。

淳熙祕閣梁摹本也。予家鳩堂帖。唐摹本也。又有一本唐摹在長安李氏會屬。余跋亦有文壽承跋。蓋貞觀中太宗命褚遂良等摹六本。賜魏徵諸臣。此六本自唐至今。余猶及見其二。恨梁摹白麻紙真跡。爲新都吳生所有。余亦不甚臨樂毅論。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賦爲宗極耳。

臨像贊題後

柳誠懸小書玄真護命經。不知其所自。因臨畫像讚。知誠懸用其筆意。小加勁耳。唐人書無不出於二王。但能脫去臨倣之迹。故稱名家。世人但學蘭亭面。誰得其皮與其骨。凡臨書者不可不知此語。

跋臨女史箴

昔年見晉人畫女史箴云。是虎頭筆。分類題箴。附於畫左方。則大令書也。大令書女史箴。不聞所自。據孫過庭讀書譜有云。右軍太師箴。豈卽女史而訛承於後耶。然其字結體全類十三行。則又非王右軍也。暇日適發興欲書。遂復倣之。不見真跡。聊以意取。乃不似耳。

臨宣示表題後

鍾太傅書。余少而學之。頗得形模。後得從韓館師借唐搨戎輅表臨寫。始知鍾書自有入路。蓋猶近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姿態橫溢。極鳳著鸞翎之變也。閣帖所收。惟宣示表還示帖。皆右軍之鍾書。非元帝之鍾書。但觀王世將宋儋諸跡。有其意矣。辛丑冬。因臨宣示表及之。

跋臨瘞鶴銘

黃涪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今世所傳遺教。直唐經生手耳。瘞鶴則陶隱居詩。山谷學之。余欲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庭筆法書之。

書舞鶴賦後

往余以黃庭樂毅眞書。爲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爲方丈者。乃盡勢也。題榜如細書。亦跌蕩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復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之。

跋十二行洛神賦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瀨。蓋賈似道所購。先九行。後四行。以悅生印款之。此子敬眞跡。至我朝。惟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卽形模已不相似。惟晉陵唐太常家藏宋搨。爲當今第一。會一見於長安。臨寫石刻。恨趙吳興有此墨跡。未盡其趣。蓋吳興所少。正洛神疏寫之法。使我得之。故當不啻也。

題書千字文後

千字凡書四載。先後作止。筆墨間闕。幾如寫一大藏經。今至延津始成之。山中自恃多暇。乃至不如吏牘之餘。予所媿於穉叔夜也。

題歸去來辭後

以米元章筆法書淵明辭。差爲近之。

臨米書後

是日海上顧氏。以米襄陽真跡見視。余爲臨此。大都米家書。與趙吳興各有門庭。吳興臨米。輒不能似。有以也。吳興善易學。米書不易學。二公書品。於此辨矣。

書飲中八仙歌後

陸士衡作書林七賢論。以嵇阮爲標。顏延之作五君詠。王濬冲山巨源。皆在門外。弗復及。少陵八仙歌。其尤著者。賀季真太白耳。他日作哀詩於飲中八仙。獨著汝陽王。所謂虬髯似太宗。色暎塞外春者。豈讓帝之子。負奇自廢。翰光蘭采。醉鄉爲隱者耶。卽諸子當非酒人可槩矣。

跋襖帖後

唐相褚河南臨襖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楊氏之衍澤樓。蓋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爲希代之寶。余得之吳太學。每以勝日展玩。輒爲心開。至於手臨。不一二卷止矣。苦其難合也。昔章子厚曰。臨蘭亭一卷。東坡聞之。以爲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東坡學書。宗旨如此。趙文敏臨襖帖最多。猶不至如宋之紛紛聚訟。直以筆勝口耳。所謂善易者不談易也。

臨官奴帖真跡

此帖在淳熙祕閣續刻。米元章所謂絕似蘭亭敘。昔年見之南都。會記其

筆法於米帖曰。字字驚羣。勢奇而反正。藏鋒裹鐵。遒勁蕭遠。庶幾爲之傳神。已聞爲海上潘方伯所得。又復歸王元美。王以貽余。坐師新安許文穆公。文穆傳之少子胄君。一武弁借觀。因轉售之。今爲吳太學用卿所藏。頃於吳門出示余。快余二十餘年積想。遂臨此本云。抑余二十年餘時書此帖。茲對真蹟。豁然有會。蓋漸修頓證。非一朝夕。假令當時力能致之。不經苦心懸念。未必契真。懷素有言。豁焉心胸。頓釋凝滯。今日之謂也。時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朱涇道中。日書蘭亭及此帖一過。以官奴筆意書。襖帖。尤爲得門而入。

評舊帖

題絳帖一卷後

宋搨絳州帖。乃官奴嫡冢故佳。本在汝帖長沙之上。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遂以名世。况此本已具各體。即不完善。比之威鳳一毛。可藏也。

題袞羅樹碑後

保母帖。辭中令帖。大令實爲北海之濫觴。今人知學北海。而不知追蹤大令。是以能而無簡。直而少致。北海曰。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不虛也。趙吳興猶不免此。况餘子哉。

黃庭經跋

黃庭經以師古齋刻爲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熙續帖亦有之。

書襖帖後

評舊帖

此本發筆處。是唐人口口相授筆訣也。米海岳深得其意。舟過崇德縣觀。

題襖帖黃庭各帖後

蘭亭無下揭。此刻當是唐人鈎摹。其黃庭吾不甚好。頗覺其俗。告墓表。集智永千文而成之。宣示表轉刻已多。既失其渾蕩之氣。聊存斯似。後之學者。當以意會之可也。

題雲鷹將軍碑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石未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金石錄。每有不以書家見收者。况北海爲書中仙乎。

題穎上襖帖後

穎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罌。其石所刻黃庭經蘭亭記。皆宋搨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宮所摹入石者。其筆法頗似耳。

題洛神建遠各帖後

大令洛神賦多雜集後人筆意。豈元人趙松雪爲之耶。違遠帖告墓之疏。與辭中令書。皆子敬得意筆也。○辭中令帖。是李邕淵源。其爲子敬筆無疑。

題羣玉堂帖

羣玉堂帖所載虞世南天馬贊。乃柳子厚文。荆門行見李羣玉集。非李括州也。詩亦不類開元。及柳公權詩皆謬。豈集字爲之耶。

題獻之帖後

大令辭中令帖。評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黃長睿之後耳。觀其揮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者。深爲漏洩家風。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李北海似得其意。

書黃庭經後

吳用卿得此。余乍展三四行。卽定爲唐人臨右軍。旣閱竟。中間於淵字。皆有缺筆。蓋高祖諱淵。故虞褚諸公不敢觸耳。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又以蕭散古淡爲貴。願世人知者絕少。能於此卷細參。當知吾言不謬也。

許子敬蘭亭帖

此卷用筆蕭散。而字形與筆法。一正一偏。所謂右軍書如鳳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邇來學黃庭經聖教序者。不得其解。遂成一種俗書。彼倚藉古人。自謂合轍。雜毒人心。如油入麵。帶累前代諸公不少。余故無拈出。使知書家自有正法眼藏也。

又

余觀二王真跡十餘帖矣。獨此卷心眼相印。自許不惑。又須知永興書法。從此發源也。

題王詢真跡

米南宮謂右軍帖。不敵大令跡一。余謂二王跡世猶有存者。唯王謝諸賢筆。尤爲希覯。亦如子敬之於逸少耳。此王詢書瀟灑古澹。東晉風流。宛然

在眼。用卿得此，可遂作寶晉齋矣。

虞伯施積時帖

此卷或疑米臨。然其研筆處，特爲瘦勁。米書以態勝，不辨此也。王元美家有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客亦有謂米臨者。元美自題曰：果爾，則賈牛得羊於顛足矣。此帖則當出其右。具眼者自能識取。

題評紙帖爲朱敬輅

米元章評紙，如陸羽品茶，各極其致。而筆法都從顏平原幻出。與吾友王宇泰所藏天馬賦，同是一種書。臨寫彌月，仍歸用卿。用卿其寶之。

孫虔禮千文跋

此孫過庭真跡也。觀其結字，猶存漢魏間法。蓋得之章草爲多。卽永師千文亦爾。乃知作楷書必自八分大篆入門。沿流討源，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學過庭者，又自右軍求之可也。

題范牧之襯帖

牧之書蘭亭敘，筆勢逾媚。以姿態勝，韻自喜。宋仁卿裝之，屏角十餘年。時象先尙髻亂，未及收去。茲乃念手澤，復從仁卿讀爲此卷。昔右軍書不爲諸子所寶惜。右軍每有家雞野鷺之歎。牧之書固自古雅，而象先卽善書，何忍人稱過父也。

題朱敬輅所藏趙榮祿解于伯幾真跡

吳興書少有師褚登善者。此前二幅似之。又所報燕京奇畫，是孫過庭法。

也。鮮于伯幾評書。天真爛漫。盡力與吳與敵者。是皆可傳也。今日過敬輶。出此相視。因借歸摹之。鳩堂帖中。

跋智永帖

此永師做鍾元常宣示表。每用筆必曲折。其筆宛轉回向。沉着收束。所謂當其下筆欲透過紙背者。唐以後。此法漸漸盡矣。

題徐道寅手書諸經後

真如不變。千佛卽一。不變隨緣。一佛而千古。佛所以有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雖然。地藏經云。人命終時。聞一佛名號。一辟支佛名號。皆得免苦。當四大分散。神識分飛。一佛名號。俱不能記憶。自非平生串習。安能於爾時得力。所謂一句染神。歷劫不易。徐居士道寅。所以書寫受持念誦此千佛名經也。唐人以曲江題名。爲千佛名經。宋人以元祐黨碑。爲千佛名經。道寅以千佛名經。爲千佛名經。是同是別。

跋趙子昂書過秦論

吳興此書學黃庭內景經。時年二十八歲。最爲善者。機也。成名以後。曠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贗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

跋張旭草書

項玄度出示謝客真蹟。余乍展卷。卽名爲張旭卷。未有豐考。功持謝書甚堅。余謂玄度曰。四聲定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都無是也。且東明二詩。乃庚開府步虛詞。謝安得預書之乎。玄度曰。此陶弘景所謂元常老

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爲改跋。

跋率更千文

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今觀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於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衝劑而成者。米南宮評其真書到內史。信矣。此本傳爲信本真跡。勒其全文。欲學書先定間架。然後縱橫跌蕩。惟變所適也。

跋東坡書後

東坡先生居黃。自謂多難畏事。時猶禁其詩耳。後復弁其書禁之。故宣和進御書畫。凡有蘇黃題跋者。皆割去。靖康之變。御府所藏。盡爲金人輦之而北。而先生墨跡流落人間者。居然獨完。誰謂善類。竟可磨滅耶。

跋吳傳朋書

昔人稱吳傳朋是真書。爲宋朝第一。今觀九歌應規入矩。深得蘭亭洛神遺意。高宗洞精書法。至爲閣筆。歎賞不虛也。左方有馬和之侍郎圖。此必當時有李伯時畫九歌。米元章作書。而二公復倣之耳。伯時書乃全用鍾法。宣和譜謂其追蹤魏晉。今始見之。當與米元章並傳者。宋之小楷名家。盡此矣。

跋赤壁賦後

坡公書多偃筆。亦是一病。此赤壁賦庶幾所謂欲透紙背者。乃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真跡在王履善家。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

珠璣。非石刻所能傳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筆法。况墨法乎。

題懷仁聖教序真跡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真跡。輒隨人言下轉耳。

又

此書視陝本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仁自運。卽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云。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

跋魯公送劉太冲敘

顏魯公送劉太冲敘。鬱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敘者。豈當時不甚留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禎家。以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祕閣續帖亦有刻。

題大令洛神十三行真跡

趙吳興會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自題此晉時麻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裝於後。以悅生印及

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不。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吳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所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霄壤耶。

跋鹿脯帖後

鹿脯帖真跡。與宋搨本。不唯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搨政自不足據也。十七帖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鄉。故自名處。予不極解豐一鄉作何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出有異。產讀之豁然。因知王著。但憑做書入石耳。

跋楊義和黃庭經後

黃素黃庭經。陶穀跋以爲右軍換鵝書。米芾跋以爲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爲飄飄有仙氣。乃楊許舊跡。而張伯雨題吳興過秦論。直以爲學楊義和書。吳興精鑒。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直誰稱湯書。祖效郗法。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圓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其爲書家所重若此。顧唐時止存帶書六行。今此經行楷數千字。神采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奇邁耶。元時在鮮于樞家。余昔從館師韓宗伯借摹數行。茲勒以冠諸帖。揚在右軍後。以是神仙之跡。不復係以時代耳。

跋吳雲壑書後

吳瑤書自米南宮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勝書。卽其

筆也。始於都下見七言律詩一幅。不款名姓。但有雲壑居士印。偶閱宋經籍志。雲壑集。吳瑀撰。知爲瑀書。已於新安白岳山下。客持晦翁書歸去來辭。迺絕似米元章。後有雲壑二字。因得審定。今藏余家。此詩沒於焦山江中。潤州守霍君爲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明若晦間。不可臨摹矣。

題溫飛卿書

湖陰曲。溫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逾媚有態。米元章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予案上兩月。余以溫庭筠溫字頗漫。疑是王黃華書。黃華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黃昭素乃謂此必會入梁內府。梁諱溫字。遂磨去。意或有之。

跋李北海縉雲二帖

黃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學子敬。病在敬側。若張從申。卽無此矣。然從申書。實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云。余嘗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

跋李伯時書

米海岳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古字。今觀九歌良然。左方有伯時畫。畫史所稱與伯時經營九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宣和譜謂書逼魏晉不虛耳。二帖皆節文。

書度人經後

余會見柳誠懸小楷度人經。遒勁有致。蔡君謨茶錄頗做之。世未有傳者。

此清靜經似永興破邪論。海上潘氏所藏宋帖也。

跋索靖出師頌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表。百餘年間。妙跡已絕。寧知今世有索靖出師頌耶。此本在橋李項子京家。故是甲觀。

跋子敬帖

寶晉帖刻此帖。大軍止。余檢子敬別帖。自己至至末。辭意相屬。原是一帖。為收藏者離去耳。二王書有不可讀者。皆此類也。米元章故以此為第一子敬書。

跋謝莊詩後

謝莊詩帖於新都汪景醇得摹本。未見真跡。書法似閣帖。所謂蕭子雲者。而小加妍蕩。宋高宗書近之。

題張長史真書

長史郎官壁記。世無別本。唯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知學草必自真入也。

跋襖帖小本

定武襖帖。唯賈秋壑所藏至百餘種。令其客廖瑩中。縮為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己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為蠅頭體。第非定武本耳。

畫訣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似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客。三。客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畫家六法。一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鄴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矣。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難解。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得其百一。便足自老。以遊丘壑間矣。

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

潘子輩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元。范寬。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荆關。下逮黃子久。吳仲圭輩。皆可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

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少加柔雋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今欲重臨古人樹木一冊。以爲奚囊。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入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明虛實。虛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有略處。實虛互用。疎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樹固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要放。不可緊。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爲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枝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着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此祕訣也。

畫須先工樹木。但四面有枝爲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爲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卽用畫樹之皴。此人

所不知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止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卽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脚入水。燈明水照。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卽不知名。定是高手。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馮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卽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識。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於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綸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卽是一家眷屬耳。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卽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

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閒出。乃見蒼古。樹雖檜柏楊柳椿槐。要得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添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之。正爲此也。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葉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法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畫源

吾家有董元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筆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名則謫矣。

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一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幅。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

王叔明爲趙吳興朔。其畫皆摹唐宋高品。若董巨。李范。王維。備能似之。若

於刻畫之工。元季當爲第一。高彥敬尚書。畫在逸品之列。雖學米氏父子。乃遠宗吾家北苑。而降格爲墨戲者。

倪迂在勝國時。以詩畫名世。其自標置。不在黃公望王叔明下。有云我此畫深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然定其品當稱逸格。蓋米襄陽趙大年一派耳。於黃王眞伯仲不虛也。

畫譜不載司馬君實。予曾見其畫。大類營丘。有小米作一幅配之。宋人題款甚多。因思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

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偶也。

余藏北苑一卷。諦審之。有二殊及鼓瑟吹笙者。有漁人市網瀝魚者。乃瀟湘圖也。蓋取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爲境耳。余亦嘗遊瀟湘道上。山川奇秀。大都如此圖。而是時方見李伯時瀟湘卷。會效之作一小幅。今見北苑。乃知伯時雖名宗。所乏蒼莽之氣耳。

石田春山欲雨圖卷。向藏王元美家。今歸余處。春郊牧馬圖。或曰趙王孫子昂。或云仲穆。余定以爲五代人筆。

王右丞畫。余從樵李項氏見鈞雪圖。盈尺而已。絕無皴法。石田所謂筆意凌競人局脊者。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丘。而高簡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年。有宣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歛

枕秋風。鴈一聲者。然總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古丞妙趣。予曾借觀經歲。今如漁父出桃源矣。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民。今藏余家。嘗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蓋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爲余所藏。余每欲買山。嘗上作桃源人。以應畫識。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公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子逢禧攜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卽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生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園景。直酒肆壁上物耳。

項又新家趙千里四大幀。千里二字金書。余與仲醇諦審之。乃顏秋月筆也。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淳澁暖翠爲第一。恨景碎耳。

趙文敏洞庭兩山二十幅。各題以騷語四句。全學董源。爲予家所藏。

郭忠恕越王宮殿。向爲嚴分宜物。後籍沒。朱節庵國公。以折俸得之。流傳至余處。其長有三尺餘。皆沒骨山也。余細檢。乃畫錢鏐越王宮。非勾踐也。李成晴巒蕭寺。文三橋售之。項子京大青綠全法王維。今歸余處。細視之。其名董羽也。

吳瑯晉陵人。書學米南宮。可以奪真。今北固天下第一江山題榜。是其跡。

也。所著有雲壑集。余在京師。見宋人挂幅。絕類南宮。但有雲壑印。遂定爲搦筆。題尾數行。使搦不泯沒也。

仲醇絕好瓊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余爲寫雲林山景一幅。歸之。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嵇叔夜。近代唯懶瓚得其半耳。云云。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

余長安時寄仲醇書云。所欲學者荆關董巨李成。此五家畫尤少真跡。南方宋畫。不堪賞鑒。兄等爲訪之作一銘心記。如宋人者。俟弟書成。與合一本。卽不能收藏。聊以適意。不令海岳獨行畫史也。

京師楊太和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蹟甚佳。余借觀有石丞畫一幀。宋徽廟御題左方。筆勢飄舉。真奇物也。檢宣和畫譜。此爲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針石脈。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而拈出爲輞川者。自余始。

余家所藏北苑畫。有瀟湘圖。商人圖。秋山行旅圖。又一圖不著其名。一從白下徐國公家購之。一則金吾鄭君與余博古懸北苑於堂中。兼以倪菴諸蹟。無復於北苑著眼者。政自不知元人來處耳。

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策。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細楷。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後者。

余買龔氏江貫道江山不盡圖。法董巨。是絹素。其卷約有一三丈。後有厠

密林希逸跋貫道負茶癡葉少蘊常薦之故周跋云恨不乞石林見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
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
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遙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
李大將軍之派非吾曹易學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
耳北宗則李嗣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
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鉤研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郭忠
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
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
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元季諸君子畫惟兩派一爲董元一爲李成成畫有郭河陽爲之佐亦猶
元畫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黃倪吳王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隻
行海內至如學李郭者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輩俱爲前人蹊徑所壓不
能自立堂戶此如五宗子孫臨濟獨盛當亦紹隆祖法者有精靈男子耶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
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手執筆沈著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
名畫無筆迹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畫
善畫必能善書其實一事耳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似復生。此言大可意會。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元章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子昂畫雖圓筆。其學北苑亦不爾。

雲林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是稱米家山。深可笑也。元暉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短徑路耶。

荆浩河南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趨向。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故關同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米家山謂之士大夫畫。元人有畫論一卷。專辨米海岳高房山異同。余頗有慨其語。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唯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中來也。文君眉峯點黛不知從董雙蛾遠山衲帶來也。知此省畫法。

古人遠矣。曹不與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自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便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營丘作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若深居。用筆頗濃。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予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宿。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尙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高乃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六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與趙君善。長商榷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

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敏。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耐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驥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固非以賞譽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鬩駢之聲。如隔壁釵釧。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切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錢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耳。江山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戴進爲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興亦浙人。苦浙派曰就漸滅。不當以甜邪俗賴者。係之彼中也。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著萬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蓋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余少學子久山水。中復去而爲宋人畫。今間一倣子久。亦差近之。

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爲一恨。喜有元鎮在前。爲我護短。不者百喙莫解矣。

董北苑瀟湘圖。江貫道江居圖。趙大年夏山圖。黃大癡富春山圖。

董北苑征商圖。雲山圖。秋山行旅圖。郭忠恕鞞川招隱圖。范寬

雪山圖。朝川山居圖。趙子昂洞庭二圖。高山流水圖。李營丘著

色山圖。米元章雲山圖。巨然山水圖。李將軍蜀江圖。大李將軍

秋江待渡圖。宋元人冊葉十八幅。

右俱吾齋神交師友。每有所如。攜以自隨。則米家書畫船。不足羨矣。

題自畫

倣米畫題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迹。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又一變耳。余雅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仿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

當也。

倣煙江疊嶂圖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語特奇麗。東坡爲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獨爲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摹本在人間。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煙江圖。亦自以爲與詩意無取。知非真矣。余從嘉禾項氏。見晉卿瀛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惜項氏本不戒於火。已歸上天。晉卿迹遂同廣陵散矣。今爲想像其意。作煙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臨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存而弗論矣。

倣米家雲山圖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家父子宗董巨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驢輩。欲自成一派。不得隨人棄取故也。因爲此圖及之。

題畫贈徐道寅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由未見高尚書真跡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雲煙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卽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風規於百一乎。

題畫贈陳眉公

予之遊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曠發。蕩滌塵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艱。犯垂堂之戒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蓄雨具者。彼何人哉。先是予之遊。攜李也。爲圖崑山讀書小景。尋爲人奪去。及是重仿巨然筆意。以志予慕。余亦且倒衣從之。不作波民老也。

題董北苑畫

朔旦至金匱門。客以北苑畫授予。雲煙變滅。草木鬱葱。真駭心動目之觀。乃知米氏父子。深得其意。余家有虎兒大姚村圖。政復相類。不師北苑。烏能夢見南宮耶。

倣惠崇題

惠崇巨然。皆高僧逃畫禪者。惠以豔冶。巨然平澹。各有所入。而巨然超矣。因倣惠崇及之。

題畫

老鶴眠塔初露下。高梧滿地忽霜黃。余曾作此景。以貽仲醇。清臣復強余爲之。覺與前幅較勝一籌耳。

題自畫小景

誰令穰伯駒承旨。二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元巨然米芾高克恭。三家合併。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又

陳道醇有宋刻書苑。攜至煙雨樓。予讀次。輒有省畫法。爲寫癡翁筆意。

又

此畫余做大癡。得無余亦癡絕否。

臨巨然畫題右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者。余懸之畫禪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掃一圖。厥明以示客。客曰。君叅巨然禪。幾於一宿覺矣。做二趙畫題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圖。今年長至。項晦甫以子昂鵲華秋色卷見貽。余兼採二趙筆意。爲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子。余所學。則吳興爲多也。

題張清臣集扇面冊

余所畫扇頭小景。無慮百數。皆一時酬應之筆。趙子輩亦有做爲之者。往往亂真。清臣此冊。結集多種。皆出余手。且或有善者。足供吟賞。人人如此。具眼。余可不辨矣。

題鶴林春社圖贈唐公有

家有獨鶴。忽迷所如。人失人得。已類楚弓。自去自來。莫期梁燕。已乃於君公之牆。復躡羽人之跡。整翮返駕。引吭長鳴。似深惜別之情。都作思歸之曲。嗚呼。雀羅闐若。鷗盟眇然。願此仙禽。眞吾德友。驚蓬超忽。仍聯支遁之交。珠樹玲瓏。不遂浮丘之路。雖云合有冥數。亦由去無遺心。自此可以甄

遊萬里等狎雞羣。守養千齡。無虞鳥散者矣。欲志黃庭之報。遂寫青田之真。載綴短章。用存嘉話。

題橫雲秋霽圖與朱敬輅

此仿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橫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由絕似耳。橫雲山吾郡名勝。本陸士龍故居。今敬輅構草舍其下。敬輅韻致書畫。皆類倪高士。故余用倪法作圖贈之。

書小赤壁弁題

吾郡九峯之間。有小赤壁。余頃過齊安。至赤壁。其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耳。吾郡赤壁乃三四倍之。山靈負屈。莫爲解嘲。昔時名人。鹵莽如是。因畫赤壁一正向來之謬。然予以是弁疑吾郡有小崑山。未知去抵鵲村路幾許。使余得鑿空遊之。或亦如小赤壁。不須多遜也。

雲海三神山圖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吳興寫雪茗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闥。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雲林圖

元季四大家。獨倪雲林品格尤超。蚤年學董。元晚乃自成一家。以簡淡爲之。余嘗見其自題獅子林圖曰。此卷深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諸人所夢見。

也。其高自標許如此。豈意二百年後有余日暮遇之乎。

濠梁秋思圖

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吾郡龍潭夜泛。身在太白詩中。不作柴桑濠濮間想語矣。

煙江疊障圖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卽米畫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

題天池石壁圖

畫家初以古人爲師。後以造物爲師。吾見黃子久天池圖。皆贗本。去年遊吳中山。策筇石壁下。快心洞目。狂叫曰。黃石公同遊者不測。余曰。今日遇吾師耳。

幽亭秀木圖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孤煙遠村圖

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非右丞工於畫道。不能得此語。米元暉猶謂右丞畫如刻畫。故余以米家山寫其詩。

做叔明畫題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真。又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題畫贈俞君寶

俞君寶將遊武夷。索余此圖。若有好事者。能爲君寶生兩翼。便以贈之。畫在余腕。不至如子瞻斷臂也。

臨郭恕先畫斧題

朝川招隱圖。爲郭恕先筆。余得之長安周生。今年復於吳門見郭河陽臨本。乃易雪景爲設色山矣。河陽筆力已自小減。矧余野戰之師。何敢言奪趙幟耶。

寫寒林遠岫圖斧題

昔人評王右丞畫。以爲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余未之見也。往在京華。聞馮開之得一圖於金陵。走使緘書借觀。既至。凡三薰三沐。乃長踞開卷。經歲開之。復索還。一似漁郎出桃花源。再往迷誤。悵惘久之。不知何時重得路也。因想像爲寒林遠岫圖。世有見右丞畫者。或不至河漢。

題秋林圖

畫秋景。惟楚客宋玉最工。寥慄令若遠行。登山臨水。令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多在語外。唐人極力摹寫。猶是子瞻所謂寫畫論形似作

詩。必此詩者耳。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因畫秋林及之。

跋仲方雲卿畫

傳稱西蜀黃筌畫。兼衆體之妙。名走一時。而江南徐熙後出。作水墨畫。神氣若瀟。別有生意。筌恐其軋己。稍有瑕疵。至於張僧繇畫。閣立本以爲虛得名。固知古今相傾。不獨文人爾爾。吾郡顧仲方莫雲卿二君。皆工山水畫。仲方專門名家。蓋已有歲年。雲卿一出而南北頓漸。遂分二宗。然雲卿題紳方外景。自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歛衽雲卿畫不置。有如其以詩詞相標譽者。俯仰間見二君意氣。可薄古人耳。

題畫贈朱敬韜

宋迪侍郎。燕肅尙書。馬和之。米元暉。皆禮部侍郎。此宋時士大夫之能畫者。元時惟趙文敏高彥敬。餘皆隱於山林稱逸士。今世所傳戴沈文仇。頗近勝國。窮而後工。不獨詩道矣。予有意爲簪裾樹幟。然還山以來。稍有爛漫天真。似得丘壑之助者。因知時代使然。不似宋世士大夫之昌其畫也。因作秋山圖識之。

楚中題畫寄眉公

武陵公署正午日。檢宋人事。因寫圖而系以詩。武陵爲五溪。馬伏波所謂五溪何毒淫。鳥飛不渡獸不敢侵者。今至笛聲悲怨。計余去故國五千里矣。頗憶作少遊。何能聽車生耳哉。此詩此畫。於余情有當也。

題谿山別業畫

自羲陽至大石。天池山水閒。探歷閱兩月。都未會作畫。今日目青初佳。梁谿有客攜巨然圖見示。乘輿爲此。吳絹如水。恨手盪不稱耳。

自作小幀因題

倪黃合作。予所見三幀。獨楊太守家藏爲最。特爲做之。

題畫贈君策

余旣爲君策作崎野詩。復作比甫圖。然畫中剩水殘山。不能畫崎野之勝。命之曰廬山讀書圖云。

題山莊清夏圖

小莊清夏。三臥而起。檢所藏法書名畫。鑒閱一過。極人間清曠之樂。作此圖以記事。

做趙令穰村居圖

壬寅六月七日。過嘉興魚江中。寫所見之景。卻似重遊也。

題做巨然筆

元正十九日。爲余攬揆之辰。海上客攜巨然松亭雲岫圖見示。眞快心洞目之觀。戲爲做此。

松岡遠岫爲何司理題

右丞田園樂。有萋萋芳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余探其意。爲此圖贈士卿兄。亦聞士卿有高臥不出。超然人外之意。不媿右丞此語耳。

又題晴嵐蕭寺

此圖爲仲醇作。今入士抑手。仲醇曰：弟子失之，先生得之，亦復何憾。余曰：陳仲子失之，何第五得之，不亦風流勝會乎。因題數語，以識歲月。

做大癡畫贈朱敬輅

詩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後。恰好百四十年。翻身出世作怪。此沈啓南自題畫。余謬書之。必有見而大笑之者。壬子十月二十四日。

江山秋思圖

杜樊川詩。時堪入畫。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繁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陸瑾趙千里皆圖之。余家有吳興小冊。故臨於此。

題畫贈何士抑

士抑兄每望余不爲作畫。所得余幅輒贖者。余以行役久廢。此道檢笥中舊時點染三尺山。自武夷寄之。

評舊畫

題曹雲西畫

吾鄉畫家。元時有曹雲西。張以文。張子正諸人。皆名筆。而曹爲最高。與黃子久倪元鎮。頡頏並重。曹本師馮覲郭熙。此幅則做巨然。尤異平時之作。藏此以存故鄉前輩風流。以文畫乃有絕肖大癡者。予得之長安。今合此乃雙美也。

題沈石田臨倪畫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疎者異趣耳。獨此幀蕭散秀潤。最爲逼真。亦平生得意筆也。

題沈啓南畫冊

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安叔能之。余所藏。勘書圖學李昇。金盤鸚鵡。學周昉。皆有奪藍之手。我朝則沈啓南一人而已。此冊寫生更勝。山水間有本色。然皆真虎也。

題孫漢陽畫石卷

唐李德裕探天下怪石。聚之平泉別墅。遺誠后昆曰。有以平泉石輕予人者。非佳子弟也。內一醒酒石。尤珍愛之。醉則踞焉。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會作秋江秋水骨。又云。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以狀石。

題顧仲方山水冊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薪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託形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耳。曹弗與魏協輩。妙迹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卽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在。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君畫初學馬文壁。後出入黃

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

題周山人畫

余少喜繪業。皆從元四大家結緣。後入長安。與南北宋五代以前諸家血戰。正如禪僧作宣律師耳。此册構李周逸之所勤。欲與閣帖共傳。其志良苦。解脫禪固無藉此。然學欲望見古人門庭蹊徑。斯亦渡河寶筏。珍重珍重。

題趙文敏畫

子昂嘗有創爲卽工者。題畫卷有曰。予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天生。非虛也。

題畫牡丹

花品從衆香國中來。臨風獨笑。足令姚魏氣短。便有羣芳競妬。其亦自絕。

題伯玉畫册

勝國時畫道獨盛於越中。若趙吳興黃鶴山樵吳仲圭黃子久。其尤卓然者。至於今乃有浙畫之目。鈍滯山川不少。邇來又復矯而摹吳裝。亦文沈之贗馥耳。伯玉此册。行筆破墨。種種自超。可謂刻俗入雅。故當名家。伯玉寒士。然從項氏兄弟遊。多見項子京所藏名畫。遂爾有得。吾友某某特好之。

題濟川圖卷後

邑侯濟川沈公。以循良爲江南冠冕。鳴琴之暇。好獎進文學。知名士。於是

某某以感德殉知之意屬郡中名手共繪濟川圖贈侯。余轉觀之。近於唐人所賦南川杭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者。而青雀凌波與海鷗相狎。則清溪之政似之。圖名濟川以此。若余當於侯應召時。寫乘長風破萬里浪語。爲濟川境也。某志之。

題孫漢陽卷

右錄米元章一帖。觀此知米薛相易事誠有之。鐵圍叢譚或傳訛耳。然余又於宋光祿家得米元章所畫研山。雲根雪痕直鑿泓沌。吾鄉雪居先生。又圖爲卷。可與元章競爽。余將以米畫贈之。惟欲易東臯草堂前一片烟霞。便意足也。

題漁樂圖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於烟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志和自爲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尤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菼間。習知漁釣之趣故也。

題畫南陵水面詩意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逃捕舫子上。畫杜樊川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爲過客竊去。乃共嘆惋。予會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趙榮祿。做趙伯駒小幀。畫妙絕。間一摹之。殊愧不似。今予不復見徵仲筆。去一趙可知矣。

題畫

七夕泊舟吳閶。張慕江以畫售於余。有梅花道人。大軸。做巨然。水墨淋漓。雲烟吞吐。與巨然不復甲乙。又高克恭雲山秋霽。與謝伯誠學董源廬山觀瀑圖。皆奇筆也。

題莫秋水畫

莫廷韓爲宋光祿作此圖。在己卯之秋時。余同觀。咄咄稱賞。今已二十年。事矣。仲文愛之。護惜特甚。自蘇過松。周檢囊藏。備至。不忍轉入它氏手。亦交誼也。

題朱雲來圖

敬輅作米虎兒墨戲。不減高尚書。閱此欲焚吾硯。

題倪雲林畫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詩云。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

論畫

元時畫道最盛。惟董巨獨行。此外皆宗郭熙。其有名者。曹雲西。唐子華。蘇彥卿。朱澤民輩。出其十。不能當黃倪一。蓋風尚使然。亦由趙文敏提醒。品格。眼目皆正耳。余非不好元季四家畫者。直亦其源委。歸之董巨。亦頗爲時人換眼。丁南羽以爲畫道一變。

記事

予在廣陵見司馬端明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多宋元人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之逃名。

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遒勁於黃庭像贊外別有筆思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主人迫欲朱提力不能有遂落賈人手如美人爲沙叱利擁去矣更償之二百金竟靳固不出登舟作數日惡憶念不置然筆法尙可摹擬遂書此論亦十得二三耳使西昇經便落予手未必追想若此也。

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爲極則西昇雖俊媚恨其束於法故米漫士不甚賞心若兒子輩能學之亦可適俗因作小楷書記之。

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宋子京讀莊子至此遂欲沾巾予北上泊寒山爲送別諸君子拈之。

鬪鶴鶉江南有此戲皆在籠中近有吳門人始開籠於屋除中相鬪彌日復入籠飲啄亦太平清事。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去家百里泛宅菴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壺觴對飲翰墨間作吳苑酌真娘之墓荆蠻尋蠟蠟之踪固以胸吞具區目睽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寄既悟炊梁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丘一壑唯求半是羣出則千峯萬峯與汗漫爲侶茲予兩人敦此夙好耳。

金遊閩中遇異人談攝生奇訣在讀黃庭內篇夜觀五藏神知其虛實以

爲補瀉。蓋道藏所不傳。然須斷葷酒與溫柔鄉。則可受持。至今媿其語也。
七夕王太守禹聲。招飲於其家園。園卽文恪所投老。唐子畏郝元敬諸公。
爲之點綴者。是日出其先世所藏名畫。有趙千里後赤壁賦一軸。趙文敏
落花遊魚圖。谿山仙館圖。又老米雲山。倪雲林漁莊秋霽。梅道人漁家樂
手卷。李成雲林卷。皆希代寶也。

余持節楚藩歸。會晚泊祭風臺。卽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南七十里。雨過輒
有箭鏃於沙渚間出。里人拾鏃視予。請以試之火。能傷人。是當時毒藥所
造耳。子瞻賦赤壁在黃州。非古赤壁也。(壬辰五月)

元季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四世。請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
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余頃驅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廻馭谷水塔上。養疴三月。
而仲醇挾所藏木癭爐。王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
嚴經尊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一牀。相對而坐。了不蓄筆研。旣雨窗靜
閒。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遊。遂爲寫迂翁筆意。卽長安遊子。能有此
適否。

袁尙書婦無濕。孫女以鐵盜死。尙書善噉。不能饜。每市蜩爲晚飧。可竟一
斗。有一門生。餽以十金。輒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之戶。呼與
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別。其貧都由此。然每攜酒伎泛泊。一日不能廢也。
揚尙書成。在吳中負物望。其家不貧。而吳中人稱之。不在袁公下。以其淳

謹安靜。故令人無可間然耳。尙書過蔡經舊里曰。此宋之六賊。乃居此乎。以爲蔡京也。所謂不讀非聖書者耶。

張東海題詩金山。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爲海內名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醉素。名動四夷。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稍減。然行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余與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見陂陁紆複。峯巒孤秀。下瞰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江光吞天。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齊山也。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知杜樊川所謂江涵秋影者耳。詢之舟人亦不能名。但曰。此上有翠微亭。黃門與余一笑而出。是日步平堤六七里。皆在南湖中。此堤之勝。西湖僅可北面稱臣耳。俗諺云。九子可望不可登。齊山可望不可望。信然。

大林寺在天池之西。有西竺娑羅樹二株。中晏坐老僧。余訪之。能念阿彌陀佛號而已。白樂天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必此寺也。

記遊

武夷有大王峯。峯極尊勝。故名武夷君。爲魏王子騫會會羣真於此。秦人間可哀之曲。大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田。秋氣未深。樹影葉落。衰柳依依。

洞天巖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樟。上有長耳佛像。水旱禱著靈。

跡其巖廣可容三几。一榻高三尺餘。滴水不絕。閩人未之賞也。余創而深索之。得宋人題字石刻十餘處。皆南渡以後名手。詩歌五章。巖下有流觴曲水。徐令與余飲。竟日。頗盡此山幽致。追寫此景。以當紀遊。

高郵夜泊。望隔堤大湖。月色微晦。以爲地也。至詰旦水也。竺典化城。無乃是耶。

余行至勝陽。嶧山在望。火靈煙沙。殆不復有濟勝具。是日宿縣中官舍。迺以意造爲嶧山。不必類嶧山也。想當然耳。曾遊嶧山者。知余不欺人。

呂梁縣瀑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予童子時。父老猶道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評詩

大都詩以山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遊者。不待按諸圖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澄江淨如練。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途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常語哉。以其取境真也。友人錢象先荆南集。不盡象先才情之變。而余嘗持節長沙。自洞庭而下。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真。特有賞會云。抑余不能遊。然好詩。象先能詩。又好遊。是安得象先爲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州有九岳有五者。而皆被以奇音雋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快哉。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此必非紅蓮詩。裴璘詠白牡丹詩。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至東林寺時。白蓮盛開。土人云。此晉慧遠所種。自晉至今。千餘年。惟存古甃與欄檻。而蓮無復種矣。忽放白毫光。三日三夜。此花窵地而出。皆作千葉。不成蓮房。余徘徊久之。幸此花開。與余行會。遠公有記云。花若開。吾再來。余故有詩云。泉歸虎谿靜。雲度鴈天輕。苔蘚封碑古。優曇應記生。記此事也。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册子叅者。惟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余以牙橋遊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流而下。絕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真人語千載。不可復值也。宋人推黃山谷所得深於子瞻曰。山谷眞涅槃堂裏禪也。

頃見岱志詩賦六本。讀之既盡。爲區檢討。用孺言曰。總不如一句。檢討請之。曰。齊魯青未了。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杜少陵宿招提絕調也。予書此於長安僧舍。自後無復敢題詩者。

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文徵仲嘗寫此詩意。又樊川翁南陵

水面漫悠悠。風緊雲繁欲變秋。趙千里亦圖之。此皆中畫。故足畫耳。

風靜夜潮滿。城高寒月昏。秋色明海縣。寒煙生里閭。春盡草木變。雨餘池館青。楚國橙橘暗。吳門煙雨愁。郭外秋聲急。城邊月色殘。象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挂席樵風便。開尊琴月孤。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王江寧孟襄陽五言詩句。每一詠之。便習習生風。

余見倪雲林自題畫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寒山晚。新雁題詩小着行。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卽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李獻吉詩如咏月有云。光添桂魄十分影。寒落江心幾尺潮。不見集中。自是佳話。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場。皆學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解首矜詡。其亦唐人所謂今朝曠蕩春無涯。不免器小之譏。

唐人詩律。與其書法頗似。皆以濃麗爲主。而古法稍遠矣。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嗣宗之俊爽。在法書中。非虞褚可當。以其無門也。因爲唐人詩及之。

翰墨之辜。良工苦心。未嘗敢以耗氣應也。其尤精者。或以醉。或以夢。或以病。遊戲神通。無所不可。何必神怡氣王。造物乃完哉。世傳張旭號草聖。飲酒數斗。以頭濡墨。縱書壁上。淒風急雨。觀者歎愕。王子安爲文。每磨墨數升。蒙被而臥。熟睡而起。詞不加點。若有鬼神。此皆得之筆墨蹊徑之外者。今觀察王先生當人日病不起。據枕作詩二十章。言言皆樂府鼓吹也。乃與彼二子鼎足立矣。

東坡讀金陵懷古詞於壁間。知爲介甫所作。嘆曰。老狐精能許。以羈怨之士。終不能損價於論文。所謂文章天下至公。當其不合。父不能諛子。其論之定者。雖東坡無如荆公何。太白曰。崔灝題詩在上頭。東坡題廬山瀑布曰。不與徐凝洗惡詩。太白閣筆於崔灝。東坡操戈於徐凝。豈有恩怨哉。

評文

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文人冥搜內典。往往如鑿空。不知乃沙門輩家常針耳。大藏教若嶺之。有許大文字。東坡突過昌黎歐陽。以其多助。有此一奇也。

蘇子瞻表忠觀碑。惟敘蜀漢抗衡不服。而錢氏順命自見。此以賓形主法也。執管者卽已遊於其中。自不明了耳。如能了之。則拍拍成令。雖文采不章。而機鋒自裂。

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卽個。須於言盡語竭之時。別行一路。太史公荆軻傳。

方敘荆軻刺秦王。至秦王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用三個字轉云。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煙波。

凡作文原是虛架子。如糊中傀儡。抽牽由人。非一定死煞。真有一篇文字。有代當時作者之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於不涸之源。且如莊子逍遙篇。鷺鴻笑大鵬。須代他說曰。我決起而飛。槍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說鷺鴻笑亦足矣。又如太史公稱燕將得魯仲連書云。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辨我。寧自辨。此非代乎。

文有翻意者。翻公案意也。老吏舞文。出入入罪。雖一成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當時馬嵬驛詩。凡萬首。皆刺明皇寵貴妃。只詞有工拙耳。最後一人乃云。尙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便翻盡從來窠臼。曹孟德疑塚七十二。古人有詩云。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已自翻矣。後人又云。以操之奸。安知不慮及於是。七十二塚。必無真骨。此又翻也。

青鳥家專重脫卸。所謂急脈緩受。緩脈急受。文章亦然。勢緩處須急做。不令扯長冷淡。勢急處須緩做。務令紆徐曲折。勿得埋頭。勿得直脚。

杜子美云。擒賊先擒王。凡文章必有真種子。擒得真種子。則所謂口口咬著。又所謂點點滴滴。都落在學士眼裏。

文字最忌排行。貴在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賈誼政事疏。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早諭教。選左右。是兩事。他卻云。心未濫而先諭。

教則化易成也。此是早論教。下云若其服習講貫。則左右而已。此是選左右。以二事離作兩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後。皆畫段爲文。少此氣味矣。作文要得解悟。時文不學。只以快於平日。須體認一番。纔有妙悟。妙悟只在題目腔子裏。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到此將通時。纔喚做解悟。了得解時。只在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自是文中有神。動人心竅。理義原悅人心。我合着他。自是合着人心。

文要得神氣。且試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雞木雞。若何形狀。若何神氣。識得真。勘得破。可與論文。如閱時義。閱時令。吾毛竦色動。便是他仙氣逼人處。閱時似然似不然。欲丟欲不丟。欲讀又不喜讀。便是他神索處。故臆稿不如考卷之神。考卷之神薄。不如墨卷之神厚。魁之神露。不如元之神藏。試之自有解入處。脫套去陳。乃文家之要訣。是以割洗磨鍊。至精光透露。豈率爾而爲之哉。必非初學可到。且定一取捨。取人所未用之辭。捨人所已用之辭。取人所未談之理。捨人所已談之理。取人所未佈之格。捨人所已佈之格。取其新。捨其舊。不廢辭。卻不用陳辭。不越理。卻不用皮膚理。不異格。卻不用卑瑣格。得此思過半矣。

文家要養精神。人一身只靠這精神幹事。精神不旺。昏沉到老。只是這個人。須要養起精神。戒浩飲。浩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滅神。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闕神。戒多動。多動亂神。戒多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憂鬱神。戒多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讀。久讀苦神。人若調養得精神。

完固。不怕文字無解悟。無神氣。自是矢口動人。此是舉業最上一乘。多少伶俐漢。只被那卑瑣局曲情態。擔閣一生。若要個出頭人。直須放開此心。令之至虛若天空。若海闊。又令之極樂。若會點遊春。若茂叔觀蓮。灑灑落落。一切過去相。見在相。未來相。絕不呈念。到大有入處。便是擔當宇宙的人。何論雕蟲末技。

甚矣捨法之難也。兩壘相薄。兩雄相持。而俠徒劍客。獨以魚腸匕首。成功於枕席之上。則孫吳不足道矣。此捨法喻也。又喻之於禪。達磨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劫脩持。三千相。彈指了之。舌頭坐斷。文家三昧。寧越此哉。然不能盡法。而遺事捨法。則爲不及法。何士抑能盡其法者也。故其遊戲跳躍。無不是法。意象有神。規模絕迹。今而後以此爭長海內。海內益尊士抑矣。吾常謂成弘大家。與王唐諸公輩。假令今日而在。必不爲當日之文。第其一種真血脈。如堪輿家所爲正龍。有不隨時受變者。其奇取之於機。其正取之於理。其致取之於情。其實取之於事。其蘊取之於辭。何謂辭。文選是也。何謂事。左史是也。何謂情。詩騷是也。何謂理。論語是也。何謂機。易是也。易闡造化之機。故半明半晦。以無方爲神。論語著倫常之理。故明白正大。以易知爲用。如論語曰。無適無莫。何等平易。易則曰。見羣龍無首。下語險絕矣。此則王唐諸公之材料窟宅也。如能熟讀妙悟。自然出言吐氣。有典有則。而豪少佻舉浮俗之習。淘洗到盡矣。

夫士子以干祿故。不能任其途。以就先民矩矱。是或一說矣。不曰去其太

甚乎。小講入題。欲離欲合。一口說盡。難復更端。不可少加虛融乎。股法所貴。矯健不測。今一股之中。更加複句。轉接之痕盡露。森秀之勢何來。不可少加裁剪乎。古文只宜暗用。乃得一成語。不問文勢夷險。必委曲納之。或汎而無當。或奇而無偶。不可少割愛乎。每題目必有提綱。既欲運思於題中。又欲迴盼於題外。若復快意直前。爲題所縛。圓動之處。下不關心。縱才藻燦然。終成下格。不可另看眼乎。諸如此類。更僕莫數。一隅反之。思過半矣。

雜言上

以蹊徑之怪奇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子美論畫殊有奇。如云簡易高人意。尤得畫髓。昌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予最愛斯語。凡人居處潔淨無塵。則神明來宅。掃地焚香。蕭然清遠。卽安心亦自消磨。古人於散亂時。且整頓書几。故自有意。

長生必可學。第不能遇。至人授真訣。卽得訣未必能守之終身。予初信此道。已讀禪家書有悟入。遂不復畱情。有詩曰。未死先教死一場。非七真不解此語也。

沈明遠畫魚不點雙睛。嘗戲詬人曰。若點當化龍去。有一童子拈筆試點。

沈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苴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捨視之。惟空紙耳。後常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嘉興有濟舟和尚。蚤歲不會識字。因口授禮觀音文。經三歲。忽發智慧。於內外典豁然通曉。腹爲篋笥。辯若懸河。晉陵唐應德時就訪之。與談濂洛關閩之學。尤似夙悟。大士冥加顯被之力。不可誣也。濟有語錄行於世。因書此文志之。

南京有顧寶幢居士。精脩淨土。每言曰。塵勞中隨處下手。生死上不必留情。又向觀禪師曰。閻浮界中。心行爲重。皆有道者之言。○寶幢亦善畫。余於焦弱侯處見之。蓋師董北苑。

閻頭陀者。不知其年。每似六七十許人。坐赤日中。臥冰雪路。吐語灑然。似有得者。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煙雲供養也。

大波羅般若經六百卷。此爲經之心。般若有兩種。所謂觀照般若。須文字般若。中入亦觀音圓通所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也。余書此經。欲使觀者。皆觀自在耳。

般若經六百卷。此爲之心。猶云般若心也。今以心經連讀。失其義矣。般若

有三。有觀照般若。有實相般若。有文字般若。文字亦能熏識趣無上菩提。故書此流布世間。使展卷者信受誦讀。種善知見。所謂一句染神。歷劫不變也。

士君子貴多讀異書。多見異人。然非曰宗一先生之言。索隱行怪爲也。村農野叟。身有至行。便是異人。方言里語。心所了悟。便是異書。在吾輩自有超識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草翎毛。世所鮮及。嘗爲楊生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真。然聊復自娛。不復多見也。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迹。迥合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唐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東海先生語也。宜其名高一世。

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如雷聲。往視之。裂百餘丈。一徑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卽堅凝。氣味如香粳飯。杜子美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卽此事也。嵇叔夜不逢石髓。然已得爲形解仙。吾輩安得必遇靈藥。但此中空洞無塵土腸。卽終日吃飯。坐證眞乘矣。觀陳希夷於錢若水事。則急流勇退。亦神仙中人也。

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見也。銘略曰。鑿枿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減。春朝花夕。秋郊月場。無脛而趣。無翼而翔。子由亦云。

吾兄和仲。塞剛立柔。視身如傳。苟完卽休。山磬水嬉。習氣未廖。豈以吾好。而俾民憂。潁泉堪清。潁谷孔幽。風有翠嶺。雨有赤袖。匪車匪舟。亦可相攸。東坡在海外。所至不容。僦僧寮以居。而與子過。自縛屋三間。僅庇眠食。嘗行吟草田間。有老嫗向之曰。內翰一場富貴。卻都消也。東坡然其言。海外歸至陽羨買宅。又以還券不果。蓋終其世無一椽。視今之士大夫。何如耶。樂志論故隱淪語。然開口便云。良田廣宅。去東坡遠矣。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妙法也。

雪江圖如武陵漁父。悵然桃源。閣下亦會念之乎。湖上雨峯。似已興盡。惟此結夢。爲有情癡。世有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見也。然恐某某亦顛倒見耳。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宮。書以其人掩。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

杜子美作八哀詩。於李北海云。干闥走其門。碑板照四裔。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唳。北海在當時。特以文名。後乃爲書所掩。

墨之就試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既用也。如噉蔗。窮委而不厭。其漸盡也。如火銷膏。而不知其成功也。如春蠶之作絲。而歸於烏有。然李廷珪以久特聞。豈非尤物也耶。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鼎彝。籟之鼓。干之劍。斯之璽。何之瓦。與夫宋之陶。與研。皆寄於金玉土石之殊質。以存於世。而世亦處之於藏與玩之間。唯

墨不然。以速朽之材。而當必磨之用。其壽乃有消金玉而鑠土石者。古之作者。寂寥短章。各言其體。王右軍之書。經論序贊。自爲一法。其書牋記尺牘。又自爲一法。故評書者比之於龍。何獨右軍。峒巖石鼓之旁。出而爲鐘鼎。嶧山鳩都之旁。出而爲圖印。是皆有龍德焉。挈其要領。則兵家所謂勢險節短。晉人所謂一往即詣者。盡之矣。近代惟豐考功悟此三昧。余友陳懿卜此卷。覃思念年而彙之。則先秦兩京書學之旁支。黎然具矣。令文壽承博士王少微山人而在。其不以爲枕中之祕也夫。

有客謂余曰。公贗書滿海內。世無照魔鏡。誰爲公辨黎丘。余曰。宋時李營丘畫絕少真跡。人欲作無李論。米元章見僞者三百本。真者二本。安見三百本能掩二本哉。余每書輒令族子鎬摹之。歲久積成六卷。命之曰書種堂帖。因爲題此。

雜言下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火聚。四面皆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門則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亂。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故道言曰。一霎火餓飛。真人自出現。識之行也。續而忽斷。可以見性。故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卽菩提。俠客爲知己者死。動於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假手。何異於豢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關於廟社也。非是則逢蒙之負心。何異於哺彘之食母。

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一人造業。地藏慈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自成佛也。

庶官脩名。大臣損名。脩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潛行密用。如龍養珠也。損名者。橫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橫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易曰。潛龍勿用。祖師印可。旋爲掃迹。非是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知潛之勿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高祖也。其說曰。名其爲賊。故師直而爲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皓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草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爲國老。黛赭非殊彩也。而丹碧以爲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纏蓋猶輕。有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辯。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隨事評定。時乎左祖公卿。而臺諫不疑其爲阿。時乎左祖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爲激。國是自定。人心自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由孽。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侮聖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則亟反。蔓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夷狄。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爲己甚。盡法則無民。第國手不以後

着爲先着。庸醫亦以活人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中國之與夷狄也。有如烽火初驚。而廢懲膺之策。則將聽華夷之自相屠戮。而一無所創乎。黑白未剖。而主調停之議。則將聽邪正之自相玄黃。而兩無所排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此魯連飛矢。而魏勝濟師也。卽大將更當何如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王荆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讐而重。作家之相讐。勝於疇人之相譽。何則。妬之厲。由其知之真也。知薛道衡者隋煬也。知駱賓王者武后也。若乃蚍蜉之撼。無損叅天。蒼蠅之可憎。等之飄瓦而已。心如畫師。想成國土。人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者。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之天地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去天地。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容於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吾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於溫公也。具此兩截。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蓋東坡筆銳之利。自竺典中來。襟宇之超。得了元之力。謂其爲縱橫之學者。洛黨之謬談也。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潭惡。孰知三省者之爲金剛劍。南雍慎言。當無一語傷時。而羿彀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織者之爲塗毒鼓。

蘇門四友。惟山谷學不純師。東坡視之。隱然敵國。文章氣節之外。戒行精潔。平生罪過。比于露坐科頭者。祇小豔詞耳。此真東坡之畏友也。其爲文

做蘭亭敘。題跋書畫。寥落短篇。出於劉義慶世說。雖偏師取奇。皆超出情量。動中肯綮。而廣川之藻。長睿之博。顧不無遜席焉。亦得坡公薰染力耳。當宣和時。黨禁蘇黃。及其翰墨。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以爲不祥之物。裁割都盡。乃以進御。蓋論世者與嗟焉。豈知五百年後。小璣片玉。盡享連城。如侍御揚公哀成此快也耶。山谷嘗爲子弟言。士生於世。可百不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俗也。宋人之以爲不祥也。俗也。侍御公之結集也。醫俗也。世人不俗者。定不作書畫觀矣。

楚中隨筆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煙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予從項晦伯購之。攜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篷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將米卷爲剩物矣。

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瀉淋漓。乃是米家父子耳。古人謂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米元暉又作海嶽庵圖。謂於瀟湘得畫景。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嶽圖亦在余行笈中。元暉未常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心。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

靜者何由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以品高。則閒靜無他好。紫故耶。

余所居學使者官署。正接遼王廢宮。往見彈事有云。故相張謀廢遼王。以廣第宅。今按府志。遼藩之廢。在江陵未相時。而廢宮與江陵官沒入廢宅。相去遠甚。人言其可信哉。若將史筆爲眞事。恐有無窮受屈人。皆此類也。余至衡州。欲觀大唐中興頌。永州守以墨刻進。亦不甚精。蓋彼中稱爲三絕。碑曰。元漫郎頌。顏平原書。弁祁陽石爲三。殊可嗤恨。石何足絕也。蓋兩公書與文。與其人爲三絕耳。因題詩令守鐫之。詩曰。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千載遠擅場。同時恰對壘。有唐九廟隨飛煙。一片中興石不毀。幾回吹律寒谷春。幾度看碑陳跡新。遼鶴歸來認城郭。杜鵑聲裏含君臣。折釵黃絹森光怪。舊國江山餘氣槩。當時富貴腹劍多。異代風流椽筆在。書生何負於國哉。元祐之籍何當來。子瞻飽吃惠州飯。涪翁夜上涪谿臺。杖藜掃石溪聲咽。不禁技癢還留稿。清時有味是無能。但歎湘流莫饒舌。米元暉。楚山清曉圖。謂楚中宜取湖天空闊之境。余行洞庭良然。然以簡書刺促。翰墨都廢。未嘗成一圖也。而有以盤礴紙余者。余爲詩曰。拈筆經營朝口居。心知餘習未能除。莫將枕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蓋山中題畫。聊以解嘲云。頃楚文學張子見訪。言彼其之子。爲屈軼所指。非直煙霞罪過。余口占二絕示之云。蓬牕聽雨夜迢迢。誰遣尊前慰寂寥。楚畹衆香都好。在天階。瑞草不會雕。又來雁霜天楚客歸。野情祇授薜蘿衣。只今

白社酬裴迪。絕勝朱門薦陸機。今年穀日。行三山道中。夢書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且題於後曰。盤谷唐人名手無書者。豈昌黎所云。吾文自謂太好。人必大笑之耶。覺而心異之。厥明聞已在彳亍事中。時陳中丞遺書相訊。謂不知復詆何語。予答之曰。昔年以盤礴達聰聽。唯作書未及。今之罪案。當在此耳。已而果然。昔管寧渡海。風濤大作。舟人請各通罪過。寧曰。吾嘗三朝露坐。一朝科頭。平生罪過。其在斯乎。予何敢望幼安。而以書畫見詆。此爲幸矣。宋時蘇黃書。雖收藏之家。輒抵罪。何止及身。此又非予幸中之幸耶。因題六圖曰。枕漱閑動。而系之。以此。庚子四月之望。

禪說

華嚴經云。一念會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達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方。李長者釋之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當念卽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對。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

絳縣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晉魏。古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但今日不思昨日事。安有過去可得。冥心任運。尙可想六時不齊之意。何況一念相應耶。

余始叅竹篋子話。久未有契。一日於舟中臥念香巖擊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從上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眼穿透。

是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復。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中庸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矣。卽屬覩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觀未發氣象。既未發矣。何容觀也。余於戊子冬。與唐元徵。袁伯修。瞿炯觀。吳觀我。吳本如。蕭玄圃。同會於龍華寺。慈山禪師夜談。予徵此義。瞿著語云。沒撈摸處撈摸。余不肯其語曰。沒撈摸處切忌撈摸。又徵鼓中無鐘聲。鐘中無鼓響。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瞿曰。不礙。余亦不肯其語曰。不借是夕。唐哀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卽慈山禪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請記取此語。異時必有會。及袁伯修見李卓吾後。自謂大徹。甲午入都。與余復爲禪悅之會。時袁氏兄弟。蕭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數相過從。余重舉前義。伯修竟猶冥滓。余語也。

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一見於都門外蘭若中。略披數語。卽許可莫逆。以爲眼前諸子。惟君具正。知見某某。皆不爾也。余至今愧其意云。

袁伯脩於彌留之際。深悔所悟。於生死上用不着。遂純題念佛往生經云。人死聞一佛名號。皆可解脫。諸苦。伯脩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將離。能作自觀。必非業力所可障覆也。邇見袁中郎手摘永明宗鏡錄。與冥樞會要。較勘精詳。知其眼目。不同往時境界矣。

陶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遇之金匱舟中。詢其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家豈待尋。第如今日次吳。豈不知家在越。所謂到家罷。問程則未耳。丁未春兩度作書。要余爲西湖之會。有云兄勿以此會爲易。暮年兄弟。一失此便不可知。蓋至明年而周望竟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識。良可慨也。

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爲諸生。與會於積慶方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爲思大禪師大乘止觀序。曰。王廷尉妙於文章。陸宗伯深於禪理。合之雙矣。離之兩傷。道人於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內典。參究宗乘。復得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觀師留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如雲水東南。接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相聞。癸卯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在。余謂此足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恩。有以也。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言利瑪竇年五十餘。曰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是日已過。命亦隨滅。無常義耳。須知更有不遷義在。又須知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去來。今吾教中亦云六時不齊。生死根斷。延促相離。彭殤等倫。實有此事。不得作寓言解也。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惜又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之論。此亦吾教中。不爲時使者。

帝網重珠徧剝塵。都來當念兩言真。華嚴論主分明舉。五十二叅鈍置人。

此余讀華嚴合論偈也。當念二字。卽永嘉所云。不離當念。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須覷面一回始得。

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假生我身。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處。此圓覺吃緊語。然離妄無真。真該妄未。妄徹真原。斬頭覓活。無有是處。

龐居士有家貲百萬。皆以擲之湘流。曰無累他人也。余有偈曰。家貲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撒石頭。箇是學人真榜樣。閩中兒女漫悠悠。古德謂閩閩中物捨不得。卽是禪病。閩閩中物捨得。卽是悟迹。如顏子之得一善。是也。拳拳服膺。便是瓌膺之物。學人死活不得處。永明禪師料簡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云云。皆勸人修西方。作往生公據也。然修淨土皆以妄想爲入門。至於心路斷處。義味皜然。則不能不退轉。故有疑城以居之。唯宗說俱通。行解相應者。不妨以祖師心。投安養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皆其卓然者也。

諸禪師大度萬行。未高於諸聖。唯心地與佛不殊。故曰蓋大地。是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中。唯論見地。不論功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然普賢行願。毘盧法性。足目皆具。是爲圓脩。不得以脩與悟。作兩重案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壽相皆盡矣。永嘉集三料揀。但法身徹。則般若解脫皆真矣。華嚴六相義。但知真如總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智皆轉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